



孤客的西湖

江 平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兴旅行结婚，新婚男女总要把杭州西湖视作欢度蜜月的主要逗留点。西湖南边的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两座老公园，富贵的牡丹、吉祥的红鱼、依依的垂柳、温婉的啼莺……如此风物与名字，均与爱情相关，遂为那时来杭新人们的首选游览地。前些年新建的太子湾公园，紧靠在南屏山下，碧绿的草地、雪白的樱花、红火的郁金香，还有秋千、教堂等配设，更关乎情爱，则成为90年代以来新婚男女拍摄婚纱照的绝好去处。

当然，梁山伯与祝英台，最是国人家喻户晓的情爱佳话。“凤凰”二字就是一对吉祥的神鸟，传说中梁、祝同窗共读之万松书院，正位于西湖南边的凤凰山。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确有其

人，于是更吸引痴情男女前去游访。尽管近年在旧址上修复的万松书院只是一个景点，但该处业已成为在杭城以及周边地区名声日噪的“相亲沙龙”，却是不争的事实了。

西湖南线因为有以上要素做支撑，如果要打造成国内著名的爱情圣地，完全可能。然而，也有副作用——使得一般民众更把西湖视作“鸳鸯湖”。这也许多少体现着中国百姓追求大团圆的普遍愿望。

笔者独居西湖十余年，孤者见孤，一介书生眼里的西湖，更为“孤客湖”。且从孤山说起。

—

“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孤山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为它山

所罕见。诗人多蹇，天下文士尽多孤怀，即便仅闻“孤山”其名，便有几分感慨生焉，何况这西子湖的孤山正是“梅妻鹤子”之地？

孤山的梅是因了林和靖而为天下知，林和靖也是托了孤山的梅而名尤彰显。林和靖（967～1029年），名逋。他少年好学，诗词书画无所不精，游学江淮之间。他40多岁后长期隐居杭州孤山，直到62岁死于孤山、葬于孤山。性情淡泊的他，以绕庐植梅为乐，日常开支，竟以梅子所售之利为额度。每以诗酒盘桓梅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句，早已为人熟知。他泛舟西湖时，如有远方客至，书童即开笼放鹤，林和靖见鹤乃归。传说在林和靖死时，他养的两只鹤在墓前悲鸣而死，墓旁曾有“鹤冢”。

林和靖绝意仕途，甚至对宋真宗留给他的好职位也未动心。他在绝笔诗中自豪地写道：“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在《孤山寺瑞上人房写望》等诗中寄发着清高与落寞，如其中“凭栏、眇然、孤山塔、西偏、阴沉、林间寺、零落、秋景、独鸟、夕阳、



林和靖墓

寒烟、只待、雪天”等一连串意象，总透出荒寒，类似八大山人的山水画，一股孤清气象。他的《宿洞霄宫》末句“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更在不经意间流淌着孤寂。

林和靖终身不娶，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情爱经历的人会写出“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有人说他早年是有妻小的，或许可能。然而，正如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均曾有过家室而依然是名僧一样，林和靖即便早年有婚姻，也并不影响他在后人心目中的高士身份，他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孤山山魂”。

二

不知是因为孤山的山名，还是因了西湖的烟波，生前喜爱这片湖山的孤客委实不少。于是，林和靖之外，另可列举一大串的孤客名字。

苏小小（生卒年不详）重情重义的南齐钱塘名妓。“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的诗句千古犹传，而她的同心梦却一再



孤山



苏小小墓



《晚笑堂画传》上的白居易像 清 上官周绘

失落；“梦断彩云无觅处”，终以芳龄而香殒。遂她生在西泠、埋在西泠、不负一生爱好山水的遗愿，死葬西泠桥畔。历代感怀苏小小之诗文不计其数。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孤客徐文长尤有感触，其诗《苏小小墓》曰：“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罢双飞。”据传宋代有个书生才仲寻小小墓拜之、酹酒吊之，并且也卒葬小小墓侧。清代大诗人袁枚曾特镌一小章曰：“钱塘苏小是乡亲”，或许更多的认同还在孤怀上吧。

白居易(772~846年) 从白居易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以及《孤山寺遇雨》、《回望孤山寺赠诸客》等诗，最可见他对孤山一带的钟爱。这难道和他在赴杭州任前的孤客心境没有关系？他在浔阳江头遇孤苦的琵琶女，“江州司马青衫湿”，几经贬谪与夹在党争政治中的种种失意下，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被再度外放，尽管是到他喜欢的杭州当刺史，但终究是一腔孤怨。白居易于《舟中晚起》诗中形容此时的心情：“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且向钱



断桥与白堤

塘湖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这样的孤客对孤山情有独钟，再自然不过了。

柳永（987？～1053年）古代歌妓真正的知情者和同情者，最是柳永。柳永年轻时极具自负，但三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个中原因，在于统治者不可能让一个与封建正统思想相背驰的人入主官场。皇上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为借口将柳永除名，令他大受打击。直到本名柳三变的他用“柳永”之名再应科考才及第。做过余杭县令、屯田员外郎等小官，依旧不得志。他对官场的黑暗有更深刻体认，对功名利禄的厌恶更为强烈。作为高才的名士，柳永敢写敢唱真词、真情、真爱。这是很大的勇气，但这也注定了他不被封建正统社会接纳。“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是柳永笔下的西湖美景，但他自己的一生，或许正如他叹的“追往事，空惨愁颜”（《戚氏》）。柳永无儿无女，晚年穷愁潦倒，死时是靠一些敬重他的歌妓集资才得营葬；在文士圈中，柳永显得格外的孤零——尽管尚不知他游西湖时是否到过苏小墓和孤山，但一萍固执地认为：柳永是典型的“孤山人”。

苏轼（1037～1101年）苏轼见到新法对百姓的损害，上书反对变法，这种不识时务的后果是他被迫自求外放杭州。他常在孤山一带游访，与诗僧道潜（号参寥子）交情甚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103天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直到神宗驾崩才重被启用还朝。但他看到新势力压制变法人物过度，再次上谏，遂不容于新旧二

苏轼像



党，再度外调到杭州。此时参寥子卜居孤山智果精舍，苏东坡曾作《参寥泉铭》，并以刻记。又有《腊日游孤山访二僧》、《孤山二咏并引》等篇。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再因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二年后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被贬惠州、再贬海南岛的儋州……后皆荒远微职。今日的游客都知道苏堤是纪念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但如果读他死前两月看到自己画像后自题的绝命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你一定能感受到他深切的孤怀。

陆游（1125～1210年） 陆游与表妹唐琬的爱情故事尽人皆知，他们的婚事，却是陆游的舅父在西湖游船中面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陆游住在西湖边听候召见，于闲愁中写下的名句。在家乡绍兴赋闲了五年，对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愈发看得明白，感叹“世味年来薄似纱”。陆游素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现实平添着诗人无奈的感慨。他另有《西湖春游》等诗吟；《自真珠园泛舟至孤山》，则记了闲登孤山时感叹“宦情不到渔蓑底，诗兴偏于野寺多”。陆游29岁考进士名在前列，因触犯秦桧而被除名，孝宗时才赐进士出身。他主张抗金，遭受主和派打击。陆游诗风豪放，但总撒不去一腔愤懑。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这类诗词不胜枚举。一语以蔽之：孤恨也！

三

杭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此间与孤山相关的名人更多了，这些孤客是近代风云的缩影。

林启（1839～1900年） 光绪进士，两度到杭州为官，最大政绩在开杭州近代教育之先河。1897年，林启创办了

“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的求是书院，设现代课程，后发展成浙江大学；1899年，又建养正书塾，培养适应时代的人才，不久改为杭州府中学堂。他曾提出过“简文法以核实政、汰冗员以清仕途、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的政务主张。清军甲午战败，林启得知慈禧太后竟挪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毅然上书劝止，遂遭外放。林启十分仰慕林和靖，主持在孤山补种梅树百株。他生前有“为我名山留片席，看人宦海渡云帆”的诗句，看来林启是身在官场、却心在江湖的孤客，这样的人对林和靖、对孤山情有独钟，也就不足为奇。林启去世，安葬在林和靖墓旁。

秋瑾（1875～1907年） 鉴湖女侠秋瑾，生性坚强豪侠，早年婚姻不幸，“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断然离婚以献身革命。曾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就义时年仅32岁。她有“埋骨西泠”的遗愿，经几度辗转，秋瑾墓归落于孤山西麓。“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秋瑾当英雄最无愧，但在她这首代表诗作中，并不难看出豪情之外的凄切。今西泠桥西的“风雨亭”，出自女侠绝笔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在整个历史上，秋瑾都是一位罕见的“巾幗孤客”。

苏曼殊（1884～1918年） 清末民初诗文家、翻译家、画家。香山人，母亲日本人。曾在日本就读并漫游亚洲各国，后于惠州出家。译有《拜伦诗选》和《悲惨世界》，著有爱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等，多少痴情

男女读之落泪！苏曼殊是多情浪子，但他的诗总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落寞、一腔难言的孤愁：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日本尺八曲名有《春雨》者，极凄惘，日僧中有专吹尺八行乞的。又如：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平原落日马萧萧，剩有山僧赋《大招》。

最是令人凄绝处，垂虹亭外柳波桥。



苏曼殊

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

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

由于他特殊的身世，今人已很难诠释其孤情之确切原由，但孤情本身是那么地真切。苏曼殊喜爱西湖，曾有“何处停依油壁车，西陵终古即天涯”之句。断鸿零雁的苏曼殊死时年仅35岁，长眠在西湖的孤山北麓，固然是一道风景。

吴昌硕（1844～1927年）、黄宾虹（1865～1955年）吴昌硕早年十分贫苦，有所不为的他无法适应官场，终于从事他性之所适的诗书画印去了。他看中孤山，创办了西泠印社，每次来西湖，必上孤山之题襟馆，称“每居此，则湖山之胜，必当奔集于腕下，骈罗于胸中”——官场上孤苦的“一月安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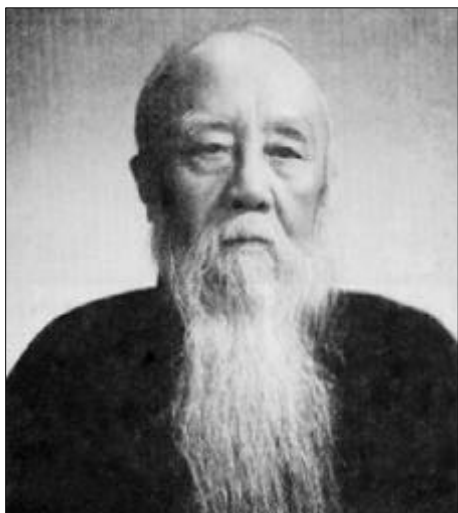
西泠桥边的黄宾虹雕塑

令”、“寒酸尉”，在孤山找到了欢乐。

吴昌硕死葬余杭超山的梅树间，一个与孤山类似的地方。而另一位书画大师黄宾虹，其生命的最后时段却是隐居西湖边、归葬西湖边的。他在黄昏时分，经常漫步于孤山下的西泠桥，吟赏湖山。黄宾虹大半生在万卷图册间孜孜研习，在万里关山中搜尽奇峰打草稿，70岁后终成自家风貌。他生前预言：要等50年后，世人才会重视他的画。黄宾虹就像一个“独行侠”踏着认准的孤途、一走就是70年！这是怎般的大寂寞？他在中国山水画坛已经几百年缺乏生气的背景下酿造出的那座艺术高峰，又是何许的孤绝？

马一浮（1883～1967年）孤山留名的多半属于性情诗文家，鲜有学者。到晚清则有翰林院编修俞樾罢官时曾在孤山诂经精舍（今俞楼处）致力于学术研究，为一时朴学之宗。继后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与孤山也颇有缘的。1906年，马一浮从镇江转到杭州，在孤山广化寺一住就是三年。1946年自川返杭时，在孤山对面的葛荫山庄又住了两年多。也住那里的丰子恺，门联曰：“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马一浮则干脆撰二言联：天清，地宁。可见他对孤山一带的欣赏。1950年马一浮因弟子蒋庄主人的邀请，才去蒋庄隐居。然而，1966年初秋，马一浮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出蒋庄，次年病逝于安吉路某寓所。

大凡大学者均自有思想总是“负气”的，马一浮也如此。比如对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他站在唯心史观的立



马一浮

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更把文化的社会历史作用夸大到了极点。他一生中坚定不移地讲论和践行，他的一意孤行或有可商处，但大儒风采确实是一种境界。“道术江湖并已忘，归云飞鸟各殊方；相看只有峨眉月，清夜无心到草堂”——他圆融会通后到达的孤高境界，哪里是常人可及？马一浮的夫妻生活仅几日，一生鳏居，孤身为实；“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我们今天翻读他的诸多诗句，却更能感受到一份绝尘心灵的孤寒……

不妨再略说西湖外围的名人墓。清代的思想家魏源，葬在西湖南屏山之方家峪。魏源、林则徐等都很推赏同年中进士的一个杭州人——龚自珍，他们都是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时代之思想界孤客。其他，如三台山的于谦、俞樾墓，南屏山下的张苍水、章太炎墓，龙井南天竺的徐锡麟墓，虎跑的弘一法师墓塔，九溪牌坊山的陈三立墓，玉皇山附近的潘天寿墓，双峰村天

马山巅的史量才墓，丁家山的盖叫天墓，南山公墓的马寅初墓……如许之众！就近而论，弘一法师影响至大，他正是在西湖边出家而走上“悲欣交集”的孤途。潘天寿是真性画家，当年他任职的国立艺专就在孤山林和靖墓后，人品孤高的他，注定没能逃过那场浩劫。马寅初故居离西湖也不远，他在孤立中依然坚持真理，1960年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皆“孤山人”也！

上述的国立艺专即创办于1928年的西湖国立艺术院，院址是蔡元培和林风眠特意选在孤山下的。蔡元培是众所周知的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他提倡民权，借鉴西方教育制度，确立起中国的民主教育体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

进、才华出众的学者。蔡元培提携的林风眠，成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时才28岁。他的众多作品里总有一种悲凉、孤寂、空旷的意境，坎坷一生的他形成这样的风格，实属必然。解放初，因与当时的院方办学方向相左，林风眠遂辞去教职、迁居上海。不久，妻女离国，他便孑然一身，闭门习画。他的艺术受到贬抑，生活清苦，“文革”中更忍痛将数以千计的作品浸入浴盆、在马桶中冲走。他的知己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后，1968年林风眠被当作外国特务坐牢四年。他的残年在香港度过，不见一切不知根底的客人、拒绝一切媒体采访。这位典型书生林风眠，注定孤苦，临终留遗言：我要回家。他要回的那个“家”，有可能是孤山吧。如今的国立艺术院遗址前，塑有蔡元培、林风眠坐立像，他们在孤山确实是不孤的。

在该文初稿完成后，笔者终于找到画家李可染1956年写生的孤山全景图。李可染早年就在孤山下的国立艺专研究生班学画，并受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等师长的影响，而他自己的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继承与革新。20世纪50年代他赴各地写生，是他确立个人画风的关键环节。杭州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这幅写生，写下的不仅是他青年时的学习地、中年时恩师黄宾虹的徜徉地，更成了为数不多的孤山全景图之一。李可染选择的道路类似于黄宾虹，他自号“白发学童”，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作为座右铭，使古老的山水画焕发出新的生机。



弘一法师墓塔

他固然是一位艺术界的孤客。

说到李可染，笔者不禁想起另一位一度被誉为“神话”的孤客画家——南昌人黄秋园。黄秋园自幼家贫，平生不事攀附，不肯趋时媚俗，全靠自学绘画，成就卓然。生前没有任何人重视他，长期被冷落，但他居陋室而不减其志。黄秋园逝后若干年，在他儿子的奔波以及良知权威李可染的盛赞与帮助下，才被举世公认为大画家。在20世纪的大画家中，他是最孤独的一位，也是唯一死后才被追认的（他生前连市美协会员都不是，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追聘他为名誉教授、中国画研究院追聘他为名誉委员）。先生一辈子都在南昌的闹市区度过，游历也仅仅到过庐山、井冈，而其所绘却全是荒山野岭、草亭孤馆、古人高士。有人说他违背了艺术反映生活的原则，笔者却以为他最遵循了艺术的真义：抒写真实的心灵。“大觉子”、“半个僧”、“清风老人”、“退叟”，这是秋园先生的号；“幽坡邃壑凭谁问，惟有春风过岭来”，这是秋园先生的诗。他没有到过孤山，但他的心寄托在“孤山”；李可染的孤山图是写生，秋园先生笔下的山水，哪一幅又不是“孤山”图？

四

名士已矣！其实，西湖的山水间翩然而来、绝尘而去的，又何止是或激进、或保守，或狷介、或随和的名士。自古及今，徜徉湖上、尤爱孤山之无名书生，实在无从计数了。无论如何声名卓著、共三光而永光，抑或何其潦倒湮

灭、与草木而同朽，在这类人的生命里，却都烙印着一个共同的字眼——孤。孤山是孤零而自在的，一个个孤客是孤零的，但因有相对独立之人格，却也是自在的。孤山与孤客，彼此“情相宜”。

志趣与性情，使得天下同类的文人相亲。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从“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丘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屈原，从“穷途之恸”的阮籍到以剃须刀自杀的“惑世诬民”思想犯李贽……志在“兼济天下”，不得已则隐居江湖。书斋与湖山，成了他们精神的客馆、权宜的故乡。隐于孤山、死于孤山、葬于孤山的林和靖，或是天下芸芸孤客中最幸运的一个。但林和靖是中国“孤客型文人”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天下孤客是与林和靖一并隐于孤山、死于孤山、葬于孤山的。那块刻着“林和靖处士之墓”的大石，是普天下孤客共同的墓碑——西子湖的孤山因了历代孤客之结缘，哪怕不事“打造”，也已然成为神州实际之“孤客圣地”。

杭州是文化重镇，近年来更明确提出“打造文化港”的口号。区别于西湖南边与情爱相宜的万松书院、凤凰山、花港观鱼、柳浪闻莺、草坪、郁金香，西湖北线的风物——如孤山、抱朴道院、断桥残雪、曲院风荷，字面就颇有些凄楚。虽然“平湖秋月”本该是吉祥的，但在断桥残雪、林和靖墓、秋瑾墓、苏小小墓等氛围中，却也似一句“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西湖南线打造成“鸳鸯湖”，北

线焉得不可以是“孤客湖”？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这是苏东坡理解的“孤山不孤”。孤山使那么多曾经亟问“吾谁与归”的孤客得以共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不孤的。孤山本身就是一座文化精英的纪念碑，无须刻意“打造”，但从彰显城市文化之角度加以强化，能对成长于大众文化、陌生于精英文化的一般游客起补课作用，也是好事。凤凰山和孤山，一南一北、一偏大众一偏精

英，各为圣地，有何不可？具体方案可以讨论，比如，可在孤山恢复梅林，在梅树间与东麓的草地上立一批不朽孤客的塑像，铭其人事……谁说不是一道既益于民众了解孤客、又便于孤客凭吊同类的文化景观？至少，比现今堆在这块民族孤客圣地上、极其不伦不类的那批西洋前卫雕塑合适一百倍啊！（题图：李可染笔下的孤山）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E-mail:nlh5314@263.net

2008年第1期目录

- 书屋讲坛 “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雷 颐
记“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 资中筠
说长论短 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智效民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以胡先骕为例 黄 波
灯下随笔 何谓“民粹主义思潮”？ 肖雪慧
信任的社会经济学 曹东勃
从尤利西斯的“绳子”到布什的“笼子” ... 宋书林
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 戴 煌
域外传真 谁种植了“希特勒草莓” 赵 刚
对日本大正民主的思考 袁灿兴
书屋品茗 中国文学的西天 周泽雄
书法艺术与心灵自由
——关于怀素草书《自叙帖》 蔡永胜
阅读杂志 邓 贞
前言后语 自由的歧义与条件
——《自由二十讲》序言 何怀宏
《丁文江先生学行录》前言 欧阳哲生
思史佚篇 封建政治家的宿命
——从吕夷简看官僚体制的“内耗” ... 雷池月
岳飞、于谦两少保冤狱及其平反 ... 鸣 弓
《岳阳楼记》——范仲淹不得不说的话 ... 晏建怀
其人其事 军事巨人与道德休儒
——冷评拿破仑 许 述 夏言玖
编读往来 关于邵飘萍及其夫人汤修慧的一二事 ... 散 木
此福王非彼福王 田承军

2008年第2期目录

- 书屋讲坛 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
——关于《红楼梦》女性立场的讨论 ... 刘再复 刘剑梅
口述历史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生安锋 白军芳
流年碎影 “陈衡哲是谁？” 刘 超
两个才子 王嘉军
思史佚篇 湘潭王、叶：争而不矜两经师 张晶萍
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
——章太炎“时危挺剑入长安” ... 秦燕春
灯下随笔 《色·戒》：故事与呈现 刘 畅
电影·小说·历史
——看电影《色·戒》后记 汪荣祖
通过摄影镜头到女人阴道的路 卫樱宁
裁书刀下 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评张斌《丰子恺诗画》 文洁若
略论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胡晓真
《闲情赋》不是“白玉微瑕” 邵逸青
说长论短 迈向平权社会：从慈禧问“礼”谈起 ... 陈心想
没有底层就没有国家 摩 罗
群体比个人更缺德 张宝明
武士道与侠客梦 伍 国
前言后语 另眼看“鬼狐”“士林”（代序） 傅光明
人物春秋 新娘赵五贞之死 吴润凯
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从“旧友”到“论敌” 蔡登山